



革命故事

龙头岭

浙江人民出版社

I247.8

音乐

PDF

目 录

- 龙头岭桐庐县 吴文昶 包朝赞 (1)
- 九曲溪畔临安县 章向明 黄金森 (39)
- 向阳商店杭州市 辛 民 (64)

龙 头 岭

桐庐县 吴文昶 包朝赞

文化大革命真正好，
路线觉悟大提高；
团结战斗学大寨，
誓叫龙坞改面貌。

这是人们写在龙坞大队龙头岭凉亭里的一首顺口溜。

提起这龙头岭，龙坞大队贫下中农世代代吃煞它的苦头。看，从山坞里流出来一条溪坑，直冲龙头岭，溪水受阻，来了个急转弯，在龙坞畈里横冲直撞，把畈里一千多

亩土地分割得支离破碎，活象老鼠咬过的破棉絮。这还不算，一到雨季，外洪内涝，两面夹攻，龙坞畈变成了“太平洋”；一到旱季，溪水断流，外面分水江的水哗哗地流，可是，隔着座龙头岭拿不进来，龙坞畈又变成了“戈壁滩”。因此，龙坞大队是旱灾、水灾都有份。过去有人曾经说：龙坞，龙坞，高山挡出路，一脚踢开龙头岭，龙坞日脚就好过。可是，谁有这样大的力气，能一脚踢开这龙头岭呢？

通过文化大革命的战斗洗礼，贫下中农意气风发，斗志昂扬，在大队党支部的领导下，决定劈开龙头岭，叫溪坑穿山而过，雨季将溪水放出去，旱季把江水召回来，把龙头变成牛头，再穿上鼻头，叫它向左就向左，叫它偏头就偏头，龙坞畈就变成稳产高产畈。

一九六九年冬天，劈开龙头岭的战斗打

响了，那真是热火朝天，干劲冲天，不分黑夜和白天，一连苦干了七七四十九天，送走了六十年代最后一个冬天，迎来了七十年代第一个春天。

这一天，分水江边通向县城的大路上走来一个人，只见他肩上扛着八根炮钎，“蹬蹬蹬”，象赛跑一样，直奔龙坞村。

他，名叫洪土生，二十一岁，是个刚纳新的共产党员，在龙头岭工地上，他的职务是社员兼仓库保管员。十天前，他代表龙坞大队到全国闻名的大寨大队去取经学习。现在他满载而归，急急忙忙赶回家来。那么为什么派一个普通社员去大寨学习取经呢？事情还得从老支书讲起。

老支书姓崔名金松，今年六十二岁，他从小给地主放牛做长工。解放后，他是龙坞第一任农会主任，入党后又是第一任党支部书记，二十多年来，他按照毛主席的教导，

言传身教培养了一批又一批革命事业接班人。所以村里老老小小都叫他老支书。他经过反复考察，决定让洪土生来接自己的班。有一次，老支书同大队革委会副主任朱阿祥谈起这件事情，当他提到洪土生时，朱阿祥笑了笑，说道：“老支书，你是开玩笑呀，叫嫩竹扁担挑重担，别害得四百多户社员吃苦头呀！”

老支书说：“青年人是初生牛犊不怕虎，干起来比我们出色！”

阿祥摇摇头：“你叫洪土生当支书，社员拥护？”

老支书笑笑说：“常言道‘疾风知劲草，烈火炼真金’，到风口浪尖上看吧！”

为什么老支书对洪土生这样中意呢？这不是偶然的。

有一次，大队派土生和另外一名叫王老三的社员到县里去买电器材料。东西买好

后，太阳已快落山。王老三把土生领到馆子店里，把菜单往他面前一推，说：“今天我随你，合你胃口的尽管点。”土生看了一眼，摇了摇头。王老三瞪大双眼，问道：“都不合胃口，那你要吃什么？”土生没有答理他，走到灶间要了一碗开水，又从挎包里拿出几块冷番薯。王老三有点恼火，说道：“我们是因公出差，吃顿饭还不是水牛身上拔根毛。”土生笑了笑说：“要是大家都象你这样拔毛，那不变成赤膊牛了。你要是吃不惯，就去买碗面吧。”说完，就一口开水，一口番薯地吃了起来。

饭刚吃好，土生就催着上路。这一来王老三急了。原来他城里有几个老相识，想找他们碰碰头，于是连忙说：“土生，天已晚了，又有这么多东西。还是在这里住宿吧。再说，刚吃了冷番薯就跑路，会生盲肠炎的！”土生说：“队里正等着装机器抗旱，

还是早点回去吧。”说完，挑起东西就走了。

赶了三十多里夜路来到了渡口。王老三刚想叫摆渡船，土生拦住他说：“摆渡的老大辛苦了一天，别再麻烦他了。眼下是枯水期，水很浅，我们涉水过去吧。”来到对岸，土生边穿鞋边对王老三说：“你看，咱俩又为集体省下一角钱的渡船费。创社会主义大业，就要继承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。”王老三听后，摇了摇头。事后，王老三把事情的经过象说故事一样讲给别人听，最后，再加上他的一段评语：“我活了这把年纪，这样的傻子还是第一次看见。”

事情一传二传，传到老支书耳朵里，他高兴地说：“这个青年勿错气。”

文化大革命一开始，土生在老支书的带领下杀上战场，他们大破四旧，横扫牛鬼蛇神，狠批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，那真是，无

私、无畏，敢闯善斗。

有一次，正是春节将到的夜晚，洪土生所在的生产队非常热闹，大家都在会议室里分“小方案”。所谓“小方案”就是决算方案分过后，额外的分红方案。

会议室里气氛特别，有的喜笑颜开，有的疑疑惑惑，有的皱着眉头。会计、出纳，还有“助理会计”王老三，三个人坐在桌子边，一个报数字，一个打算盘，一个发钞票。

“张阿根二十六块三！”

“李关明四十二块二角六！”

“洪土生五十九块八角一！喝，第一户。”

王老三补了一句。洪土生接过一迭钞票，他心里想：这是什么钱？为什么要分这小方案？这与当前社会上那股反革命经济主义妖风有没有关系呢？想到这里，他问道：“这是什么钱？”

王老三说：“哎呀，土生老弟，你怎么造反造得连时辰八字也忘啦，我们队里不是卖掉了一头多余的耕牛吗？我是跑了好多地方，才托人卖了个好价钱呀！”

“那次讨论不是说这笔钱作为劈开龙头岭的资金吗？”

“这……”王老三没话了。坐在旁边的大队革委会副主任朱阿祥开口了：“土生，你放心，劈龙头岭这是大队的事，搞不搞还不一定，要是开，国家还能不贷点款。”

土生火啦，直冲着王老三说：“这钱我不要！”这真是冷灰里爆出个热栗子，大家呆住了，土生又说：“我们贫下中农都不能要这个钱！我们搞社会主义，不能将集体的耕牛让人家牵去走歪门邪道！再说，我们向国家贷款开龙头岭，自己却分小方案，这不是‘国家出钱，农民种田’的修正主义路线？还有，今天我们分耕牛，明天就可以分

仓库，后天就会分田分地，这是刘少奇‘三光四不留’的黑货，这是复辟倒退！这种妖风我们要坚决抵制！”这一说可热闹啦：

“对！这钱我们不能要！”“这是挖集体经济的墙脚，我们不要上当！”劈里啪啦，分到钱的人都纷纷把钱还给出纳，小方案分不成了，变成了两条路线的辩论会，对修正主义路线的批判会……

事后不到三天，村里传出了顺口溜：“不得了，不得了，龙坞出了大好佬，他手一摆，头一摇，对准小方案轰大炮，到手的钞票都轰掉，这种好佬天下少。”

事情传到老支书的耳朵里，他腿一拍，大拇指一翘，连叫：“好，好，好！这样的青年刮刮叫，快把他的事迹登上黑板报！”

这样的事情一件又一件，使老支书愈来愈感到：洪土生是块响当当的好钢，无产阶级革命事业，正需要千千万万这样的接班

人。为了使他更好地见世面，受教育，所以，党支部决定叫土生当代表到大寨参观学习。

再说洪土生，这次参观使他深受教育；大寨人战天斗地的英雄事迹，深深地印在他的脑子里。回到县里，县委王书记又找他谈了话。临分手时，又将铁矿工人赠送的八根炮钎亲手交给了洪土生，希望他们以大寨人为榜样，大干快上，早日劈开龙头岭。这一切使土生非常感动，他恨不得一步跨上龙头岭，将所见所闻都告诉大家，再鼓一鼓劲，加一加码，提早劈开龙头岭。

可是当洪土生来到龙头岭一看，静悄悄的连个人影也不见，只见凉亭里贴着一张大黄纸，上写着：“‘安民告示’：因龙头岭工程遇到特大困难，经研究决定，工程暂停，特此通知。”下面署名是“龙坞大队革委会”。

这真使洪土生感到突然，正在他看得出

神的时候，背后传来了一个宏亮的声音：

“哦，小伙子回来啦！”土生回头一看，原来说话的是老支书。只见他笑咪咪地说道：

“来得正是时候，你一去半个月，刀磨快了吧？这下来个快刀斩乱麻！”土生朝老支书看看，半天才说：“老支书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”

老支书说：“事情有点复杂呀，因为龙头岭工程碰到了困难，有人就动起龙尾凸的脑筋来了，说什么‘龙头岭上跌跤，龙尾巴上翻梢’，看来这一场斗争是避免不了啦。”

“斗就斗嘛，为什么要停工呢？”

“常言道‘磨刀不误砍柴工’，停，是为了更好地上！好吧，我要到山里去割担藤条来，工地上有用，你先回去休息，回来再谈。”

“老支书，你——？我跟你一道去吧！”

“怎么不放心？我上山下河还有两下的！”

你回去找阿祥谈谈，也找贫下中农谈谈。”
老支书说完“通通通”走了。

洪土生回到家里，没等他把屁股搭着板凳，一伙青年涌了进来。一进门就象山麻雀落刺盘，“叽叽喳喳”议论开了。这一议论，土生总算弄清了事情的大概情况。

原来大家估计龙头岭是土方，可是出乎意料，下面全是连片的岩石。这家伙可难对付，笃笃没有洞，敲敲没有缝，挖挖没有底，撬撬撬勿动，只好放石炮。这一来不但开支大大增加，而且连续出现了几次工伤事故，所以群众议论纷纷，意见不少，弄得朱阿祥骑虎难下，十分懊恼。

这天歇工以后，朱阿祥正在龙头岭上发愁，王老三走过来说道：“大队长，你看这炮钎已没法用啦，畚箕也都破光，抬杠也已断完，都要买啦！”

阿祥一听，真是火上加油：“买买买，

我们大队又不会自己印钞票，把钱用光，生产还搞不搞？”

王老三一听这话，暗暗高兴，但还是装作很为难的样子说道：“可是有什么办法呢？要劈开龙头岭，总得用钱，这还是‘甲子乙丑，刚刚动手’，困难还多着呢！要是不想办法，这样拖下去，你这当头头的就是再苦再累瘦掉十斤肉，不但没人见情，还要听社员的骂哩。”

朱阿祥叹了口气说道：“这真是上得了马下不了鞍，有什么办法？”

“不过，办法总是人想的——哎，大队长，我们是不是在龙尾凸上动动脑筋呀？”

“龙尾凸？”

“是呀，最近我有个朋友来信，说有个工厂要订购一批块石，规格要求很高，要上等的青石。大队长，那龙尾凸上不全是青石？我们大队石匠又多，你如果把龙头岭这

个包袱甩掉，把龙尾凸这块肥肉夹过来，既省成本又省工，抓它几万块钱收入，那是锅里抓鱼——逃不了！”朱阿祥听了，眼睛一亮，但一想，不对，这龙尾凸是下游的屏障呀！于是说道：“龙尾凸不能开，一开，平坂大队不叫天呀！”

“哎呀呀，你真是赤膊鸡反替鸭子发愁，你晓得人家平坂大队去年已造好了拦洪大坝，还用得着这龙尾凸给他们拦洪水呀！”

朱阿祥心动了，点点头说：“这倒是个好机会！”

“嘿嘿，这叫做龙头岭上摔跤，龙尾巴上翻梢，石塔变钞票，机会要抓紧。”朱阿祥高兴地说道：“好！你联系一下，这笔收入一定抓！”

当朱阿祥把这个建议提交干部会讨论时，有的赞成，有的反对，引起了一场争论。老支书一边认真地听着，一边考虑问题，他

想得很多：龙头岭工程确实有许多困难，有不少矛盾，需要研究解决，停一停也有必要，但是为什么在这紧要关头出来了个“丢龙头抓龙尾”的鬼主意？他感到这里面大有奥妙，需要发动群众分清路线，因势利导解决问题。想到这里，他说：“龙尾凸这笔收入能不能抓，这是个事关大局的原则问题，要交给群众讨论以后再作决定。至于龙头岭下马，我坚决反对！”

朱阿祥急了：“老支书——”

老支书手一挥，说：“不过我同意暂时停一停，整顿好队伍，解决好矛盾，再上！”

就这样，“安民告示”出来了。

洪土生了解了大概情况以后，明白龙坞大队面临着一场严峻的斗争，这时他又想起了刚才老支书的话，便对小伙子们说：“我们找阿祥叔谈谈！”